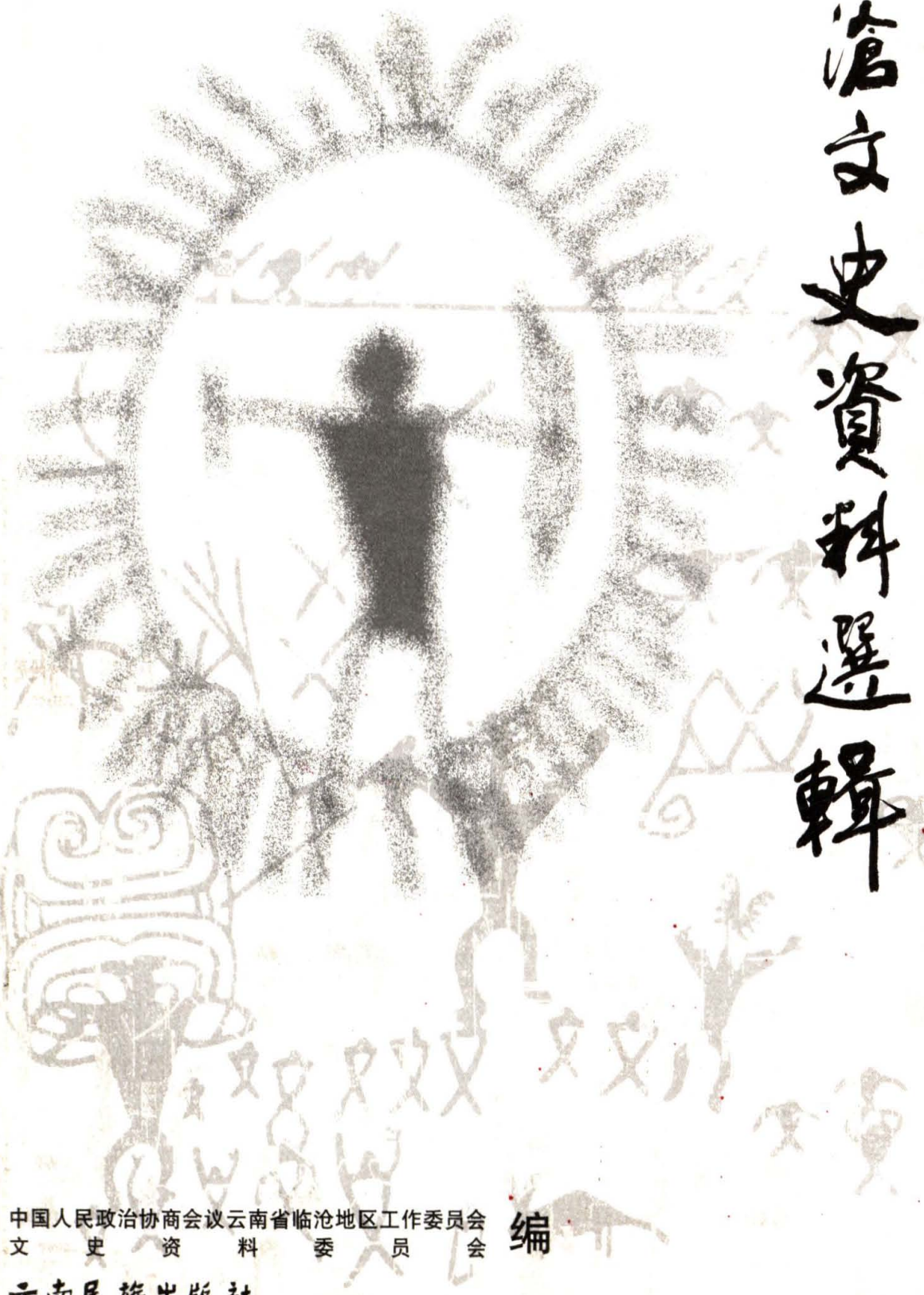


第四辑

LING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临沧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临沧地区工作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第四辑

LING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臨滄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临沧地区工作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段飞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松 江宗荫 李兴荣 李延标

李明富 肖学仁 杨 琰 段世琳

俸儒商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沧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段飞虎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10

ISBN 7-5367-2750-X

I. 临... II. 段... III. 文史资料—临沧地区
IV. K2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8319 号

封面题字: 杨修品

责任编辑: 鲍明秀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装帧设计: 杨弼睿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20 千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定价: 26.00 元

ISBN 7-5367-2750-X/K·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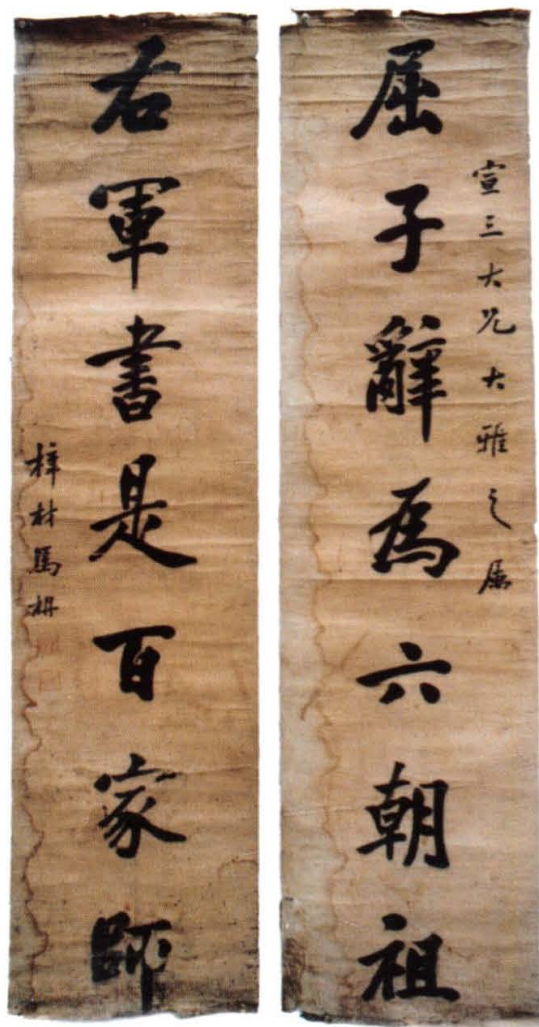


冯绍裘铜像

(王发松 摄)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在昆明
左为蔡锷送丁尚德的“铜雀御制”砚
右为龙云送丁尚德的“嵌玉端砚”
(丁维道 供)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906)
马梓材(马楠)送丁尚德的对联
(丁维道 供)



丁石城遗作
(丁维帜 供)



丁石城遗作
(丁维帜 供)



1988年“11·6”耿马、沧源大地震中，部队、武警官兵英勇救灾。图为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团结乡，武警官兵与群众在抢救被掩埋的物资
(杨明远 摄)

1988年“11·6”耿马、沧源大地震，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团结乡，临沧县医院救护队医生、护士正在转送一位地震中受重伤的佤族妇女
(杨明远 摄)



临沧新城一瞥 (王发松 摄)



华旭小区一角

目 录

序 言	樊国城 (1)
我走过的文学道路	刘 御 (1)
记罗稷南老师	马子华 (56)
临沧已故著名书法家	姚泰成 (60)
丁尚德先生二三事	丁维道 (64)
丁石城先生事略	戴惊栋 (70)
忆书法家杨炬锬	杨光明 (78)
书画家苏茂邦的艺术人生	苏昆生 (81)
布朗族教育家杨自生	段世琳 (87)
忆薛梦如先生	杨煜基 (94)
周总理关怀阿佤人二三事	段世琳 (99)
“滇红”史略	冯绍裘 (107)
塑造冯绍裘铜像简况	李 钧 (111)
50 年代沧源工作片断	许振国 (117)
在守卫中南海的日子里	甘学忠 (127)
会道门传入凤庆县及其覆灭	李维智 (132)
一贯道点传师落网记	李卉生 (137)
云县大办钢铁铜运动纪实	陈家儒 (144)
忆大闹钢铁铜片断	普国昌 (153)

忆缅宁营房的营建	李玉峥	(155)
孟定农场开发橡胶产业纪实	王学谱	(159)
耿马华侨农场艰苦创业二三事	杨中明	(166)
勐撒农场的历史变化	勐撒农场党政办	(177)
云县跃进、勇进大沟兴修始末	陈家儒	(184)
凤庆县大跃进中的粮食工作	力 森	(196)
忆南汀河临沧段的防治	李春庚	(201)
云县南河电站建设回忆 王树林 供 稿 杨世经 整 理		(206)
临沧地区民营橡胶发展回顾	左李祥	(211)
茂兰林管所始末	陈有志	(215)
援藏工作回忆	李邦佐	(219)
云县勐赖坝办学记	潘子勤	(226)
临沧专区孟定“五七”干校亲历记	袁学昌	(236)
镇康“五七”干校回顾	杨德富	(242)
知识青年带队工作回顾	穆正贵	(246)
顺宁县人民政府临时宣传队	杨 渡	(251)
云县文化艺术工作队记事	马跃华	(258)
佤山“乌兰牧骑” ——记沧源佤族自治县文工队	李宗汉	(263)
镇康文工队 30 年	李达新	(270)
《凤庆报》及凤庆报社	杨所能	(274)
《临沧文艺》办刊回顾	杨 城	(277)
《临沧日报》的创刊与发展	张 云	(290)
云县文化馆的恢复和文物点滴	黄载杰	(296)
临沧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纪实	邵光明	(306)
临沧地区文献典籍史话	李双强	(313)
云县 20 世纪书法艺术成就	杨念祖	(319)
省文史馆临沧考察散记	邓国强 王铁成 张亚平	(322)

忆临沧科普文学艺术协会	丁维帜 (326)
难忘的临沧书画展之行	赵 椿 (335)
临沧行回忆	梁子勤 (342)
临沧书画展回忆	蔡圣俭 (344)
耿马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纪实	杨树森 (347)
总理来到阿佤山	
——李鹏视察耿马沧源灾区纪实	杨明远 (363)
情满阿佤山	
——滇西驻军某师官兵在临沧灾区抗震救灾纪实	
..... 和生弟 梁汉强 田景安 雷天荣	(367)
白衣使者奋战在阿佤山	
——记临沧地县医院救灾医疗队	咸 铨 (371)
台湾行回忆	张定远 (373)
后 记	(378)

序 言

樊国城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国政协、省政协文史委关于加强对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的要求，政协临沧地区工委文史委经过努力，编辑了《临沧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即将印刷出版；本辑共刊登 54 篇文章，绝大部分文章属建国后文史资料，其作者大都是临沧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他们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资料性。

征集建国后史料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开拓文史资料工作的又一个新领域。自 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前景灿烂的大国。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光辉、最恢弘的历史。积极征集建国后史料，正确反映建国后 50 多年来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正确地总结失误和教训，对于认识客观规律，指导当前工作，启迪后代，防止“和平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教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政协文史工作者要明确自己肩上的重任，对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希望我区各级政协积极推动委员和各界人士将自己“三亲”当中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最有借鉴作用的资料提供出来，从一个侧面为研究国史、党史，为教育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让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为全面建设临沧的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003年2月26日

我走过的文学道路

刘 御

一、临沧是我生长的摇篮

家乡“风水”起波浪

云南省的西部边沿有一个勐缅地方，那里居住着傣、佤、彝等少数民族。“勐缅”一词，也是傣语。后来改称“缅宁”，认为这个地方从此安宁了。可见在那以前，一定是常有争战的。在政制级别上，先叫缅宁“厅”，后又升格为缅宁“县”。新中国成立后，认为“缅宁”两字颇有点大汉族征服者的气味，又因它靠近澜沧江，因此又改称“临沧”。

在临沧县城北 10 里之外有一个圈腊（青华）村，1912 年 7 月 12 日，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圈腊村分为上下两寨。上寨在山坡上，聚居着傣族同胞；下寨在山坡下，居民们全是汉族。两个寨子之间联系着一条约 200 米的缓坡小道。有一条从旗山下淌下来的清溪经过上寨，流向下寨，又从下寨穿流而过。还有一条从十余里外的西河上流向南引来的渠水，当它灌溉了沿途的农田之后也流到圈腊村来，来到这下寨的东南角上，也正在我家的下门口，与北来的清溪汇合起来，又向着南汀河匆匆流去，沿途又有许多良田等待它前去哺育。

临沧县的气候近亚热带，村村寨寨乃至县城里边都有大榕树，可是屹立在圈腊村上下两寨之间的那一棵与众不同，其大无比；更特别的是竟有成千上万的小白鹭长年栖息在这棵大树上。白天，它们都飞到四五里内的田间觅食昆虫和泥鳅。傍晚归来，密集树上，

远远望去简直像满树白花。圈腊村人都把这一景观视为本村的风水。既然如此，当然就受到全村人民的保护，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风水”之说，自属荒诞。但它与我祖父时代的家道一度衰落确有过一点关系。听老人说，曾经有那么一天的傍晚，有两个猎人两手空空地从后山败兴归来，走到这大榕树下时候，就向上放了一枪，有几只“风水”鸟被打落下来。于是就有人连忙跑到祖父跟前去报告，祖父听了大发雷霆：“什么人胆敢破坏我们的风水，你们赶快给我打，打死人我偿人命！”有一个猎人果然就被打死了，祖父就因此坐了班房，年少的父亲也因此辍学，进城住在外婆家，每天烧了饭往班房里送，最后是变卖了田产才把祖父赎回家，从此家道就骤然衰落下来。于是已经成年的伯父就带着年少的父亲担负起重整家园的担子。他们也种点田，农闲时肩挑马驮，短途贩运，小本营生。后来又开过染坊，到我能够记事的时候，情况已大有好转，家里已经有十几匹骡马，还雇用着三四个赶马工人，父亲当了马锅头。又与本村的一户人家合开了一个碾房，而染房的全套设备却暂时闲置起来。土地有多少亩我不了解，只晓得自己只种着一块菜园，其余的全部出租，所得的租谷自己吃不完，每到街子天常可以卖一点米，然后买回些豆腐、粉丝、火柴、灯油之类的东西来。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们是一个 11 口之家：上有祖父祖母，父辈的除父母外还有伯父伯母，同辈中有 3 个堂兄和 1 个与我同岁的堂弟。数年后祖母去世，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全家仍是 11 口。不过这时，伯父已当了县商会会长，父亲仍是马锅头，但家中的骡马已增长到二十来匹，停歇了一阵的染坊也请来了两个工人重开起来。还有一个女佣人专管挑水和喂猪，土地也可能有所增多，家道又上升了一步。这个时候，伯母主管全家的内务兼菜园，母亲的活儿主要是厨房里、菜地里的零活，堂兄们放学之后都来争着做，深翻菜地等重活临时请工，一家人过得很和乐。

祖父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我大概是 5 岁上开始念书的，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民国元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的第一课是个“人”字。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自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祖父即已度入晚年，但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据说，在科举时代他曾到省城去赶过考，可是什么功名也没考上，但用全部盘缠买回一堂名家的草字挂在家中。他曾办过铁矿和银矿，在他的床底下，我确也看到几大块长年堆放着的“假银子”，那就是他从银矿里冶炼出来的东西。因为其中含有其他成分，不是纯粹的银子，所以就叫“假银子”。既然有“假”无人敢用，银矿也就办不下去了。

祖父的脑后一直拖着一根细小的发辫。他既抽旱烟，又嗜鸦片。早晨他起得最迟，夜间他睡得最晚。在他上床之前，总要拎着他那盏雀笼式的小烟灯到处巡视一番，要看看大门闩好了没有，火塘里的余烬捂好了没有。这是他主动承担的惟一家务，其他一切，他早撒手不管了。不过他常有外务，经常帮人家义务看病，义务勘定屋基与坟茔的位置和方向，还常常与村中的几位老人一道被邀到大缅寺里去讲理——去排解发生在一些兄弟、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在村子里，祖父有3个老朋友：一个是姓黄的汉族老人，一个是姓派的傣族老人，第三个就是缅寺里的大佛爷。这3个老人，也许就是他在儿童少年时代的小朋友吧。祖父常到这些人家里串门子，有时候也带着我去。他们之间的言谈我都不懂，只记得他们常提到“白旗手时”四个字，说那时候如何如何，大概他们都很怀念过去的日子。他们都是清朝遗老呀！

祖父教我读书写字很是耐心。我曾多次挨过父母的打骂，但祖父从未打过我或骂过我，还常给予鼓励和表扬，常把别人送给他的好东西分给我吃，又常给我讲故事。在祖父的直接教导下，顶多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就把8册《新国文》全部读完，字也会写许多了。于是就把我送进本村的民办小学堂。推算起来，那应该是1919年的春天。

听故事和养蜂

本村的民办小学堂坐落在上下两寨之间的山坡上，它是一殿两厢一院落的土木建筑。大殿里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我们的小学堂就办在西厢的楼上。全堂小学生不到 20 人，傣汉两族的学生各约一半，傣族生都会说汉话。同学们大小悬殊，有初入学的，有上了几年的。所读的书各不相同，《三字经》、《百字姓》、《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五花八门，各读各的，即使同读一本书，各人的进度也不相同。虽然如此，老师的教学倒也不难。因为他并不讲解，又实行个别教学，只教你认认生字，同时用红笔帮你断断句，再带上你读它两三遍，就让你各自去反复诵读，读熟了就把书捧到教师跟前，恭恭敬敬地放在师桌上，然后向老师作一个揖，反身背诵。背会了又再给你教一段，有的学生一天能背两三段，有的只能背一段。如果连一段也背不下来就得留堂，甚至遭受训斥或体罚。

从 1919 ~ 1923 年这 5 年间，我先后接触了 3 位老师。第一位是邱老师，他大概是从城里请来的，除按学生家长的安排，教读《三字经》、《百家姓》等等之外，还添教了“勺、女、仁、门……”，可是，不知怎的他连一套国音字母都没有教完就卷上行李回去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董老师。这老师穿的是大摆裆裤，很可能来自山区。他在课堂上道貌岸然，课堂外和蔼可亲。因此我和堂弟有时就在晚饭后去请他讲故事，他还教我们唱山歌。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在这位董老师的门下还有一个女学生。虽然只有一个女学生，但毕竟是男女同学呀，这在当时的临沧县实属创举，而此一创举又是傣族同胞所创造的，这对自夸文明的汉族老大哥颇有讽刺意味。那一个傣族女生叫派宗奉。

在东厢那座楼房里，后来也办了一堂学，前来就读的有十来个大学生——包括本村的和外村的，他们的学习任务是要对读过的书本进行“反刍”，老师要对他们“开讲”了，老师还要教他们写诗辞、作古文。请来的李老师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也许是为了便于切